

禮

說

禮說二

櫟箸之一

定海黃以周

廟祧

廟制之說紛紛莫定疑經改經適成武斷先君子倣冗集有釋廟篇相據禮文排擯異說洵可謂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以周謹謂廟制之難復半由於祧制之不明周大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武以上藏太廟文武以下藏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鹵壁塼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羊傳傳栗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鹵壁塼中直合

祔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大也此廟祧之異而同
也漢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
上廟主宜遷圜壝惠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復修
聽其廢而爲虛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邪東漢以後
惑於貢韋之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
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歟後又世竟同絕祀之餒鬼
矣雖言禮之臣執古典以相爭亦勢不能行也夫祧之
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合祔於夾室偁之曰廟祧尊之曰
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享嘗飭黝堊之職於五季
修祔祭之禮於祔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歟安而禮義

不愆者也自漢明帝以來一用同堂異室之制其與古之祧主相去幾何名曰不祧其實入廟卽祧也名曰從厚其實薄於古人也知後世之廟制卽古之祧制則古之祧制何負於人也知後世之入廟卽祧有薄於古人則古廟制之宜復莫急於今也若以列世之神龕羣納諸太廟太廟雖大終將無以容之至不能容又議遷其親盡之主藏於別室是又以壇壝之鬼待其先君矣此自古之所未有也

干祫及其高祖

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以大事爲寇

戎之事省訓善于訓空空祫謂無廟祭之於壇壝後儒

杜以鄭義爲迂回

鄭意于與閒通聘禮皮馬相閒古文
千也亦謂代相閒閒者門之隙地之空處訓于

為空本合訓詁謂無廟祭於壇壝斯失其義矣

或訓

省君爲有賜於君或訓于爲上于爲于求終非經旨竊

謂大事謂祫事春秋文二季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大祫也是其證大夫士有祫者據有土地之大

夫士也又經異義說廟主條引公羊家說卿大夫士非

有土子民之君不專祫享序昭穆明有土子民之大夫

士例畢偁君

義本禮經

可以行祫事也且此不獨公羊

家說爲然左氏襄二十二季傳鄭公孫黑肱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季盛祭以
羊豕三季殷祭卽所謂三季祫也是左氏家亦謂大夫
有祫矣且此亦不獨春秋家說爲然禮士虞記哀薦祫
事鄭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虞如饋會
特性饋會爲士之祫禮少牢饋會爲大夫之祫禮說詳
禮故

與鄭大夫黑肱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正相符合則舊說
大夫士不專祫者可知其謬矣省猶省問之省省問於
其君者大夫士不具官祫祭有用公吏者非時祭比故
必省諸君而後專祫祫用公吏具詳
兩饋會禮中干者迂字之省說

文遷進也从壬于魯讀若干遷祫者進祫也進祫者別
諸大夫士而言也大夫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祇祭
考王考禮不及曾高惟有地稱君之大夫士有祫畢進
而上及高祖而合祭之故曰遷祫其畢遷祫及高曾者
服未絕也服絕則止此大夫士所以有異於諸侯也諸
侯及其太祖自太祖下之毀主陳於太祖廟四親廟主
亦升合會於太祖矣鄭注以大事爲寇戎事固非經意
謂干祫空廟義似可通然諸侯祫及毀主詎非無廟之
主何獨以干祫屬諸大夫士邪且壇壝可禱不可祫禱
爲有事求福之祭其禮秩與祫迥別或訓干爲求而以

祭粢祿壇壝實之詎有合於典制曩化肆獻裸饋食禮通故於此沿用鄭注書已桑不及改故化此以補之

釋菜

釋菜與釋奠不同釋奠有幣帛犧牲而無菜釋菜則祇用蘋蘩之菜而已故釋菜之禮輕於釋奠天子諸侯視學行釋奠禮而士之入學習舞者則行釋菜釋奠之禮有行於馘告之時者說見王制有行於太學之初者說見文王世子然此二者有事特舉而非時祭之名時祭之釋奠有四皆於天子諸侯視學時行之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是天子諸侯四

時視學皆釋奠也自後世釋奠之禮祇舉於春秋而冬
夏釋奠之禮廢亦自釋奠之禮祇舉於上丁而上丁釋
菜之禮亦不行說者不察乃輒近代之禮以攷古制遂
有疑釋菜卽釋奠者或又知一禮之不可合遂疑月令
釋菜字謬當依呂覽作舍采舍采卽釋奠不知釋與舍
爲音義相通之字采與菜爲形聲相近之字側尋通俗
原非字謬以義言之釋菜之釋當以呂覽作舍者爲正
說文釋解也从采翠聲市冗曰舍从△中口中象屋口
象築引申之有止義有置義舍采之采當依月令作菜
者爲正鄭注大胥舍采云舍卽釋也采讀曰菜始入學

者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是也文王菑子於太學
曰釋奠於饗器曰釋菜上下分別言之則釋菜固不可
混於釋奠以古音攷之采在詣部奠在眞部二部古音
絕不相通故謂月令之習舞釋菜卽呂覽之入舞舍采
亦卽大胥之春入學舍采合舞不可以釋奠解之夏小
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曰謂今時大舍采也然則
入學釋菜之禮三代相因其禮古矣古禮多質如廟用
茅屋郊用匏器之類皆不取繁文縟節釋菜之禮其猶
有古之遺意與故祭用蘋蘩不嫌禮之薄也說者不察
或謂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贊見於師以采爲贊采直

疏食菜羹之菜或又謂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弟衣服采飾含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采爲文采循文大訓之二說竝見大胥鄭注爲解經者所不取要不待辨矣然則月令言釋菜取上丁而夏小正則云丁亥上丁不必亥其故何也曰夏小正舉其日之最宜者言之月令又通其變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曰丁亥鄭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百禘於太廟禮曰日用了亥不尋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蓋祭取諸亥入學取諸丁苟無丁亥用上丁可也丁取丁壯之義望士之入學執業有成也亦取丁火之義望士

之入學緝熙光明也知日之取丁專爲學士勉則月令
釋菜夏小正大舍采爲士之入學習舞之祭不可解爲
天子視學釋奠之禮矣釋奠之禮天子四時皆行之偏
攷諸書茲不云上丁要不云丁亥然則釋奠禮重於釋
菜月令記釋菜而不記釋奠其故何也曰古人著書必
有體例月令於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
菜習之也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爲仲丁將習樂
祭之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
也古人重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化樂事故月
令記此特詳其文尫後一意相承若改釋菜爲舍采訓

以釋奠則如錫漢斷港而不可通矣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又曰未卜禘不視學祭菜卽釋菜上丁入學釋菜卽始教之祭菜未卜禘者也卜禘後有考校學苟大成畢與視學釋奠之祭未卜禘不視學則仲春上丁入學釋菜不畢解爲視學釋奠之禮尤影影矣

三朝

古者天子諸侯社有三朝燕朝內朝也在路門內鄭注夏官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庭是也治朝對燕朝言爲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外朝卽治朝而對大門外之外朝言則治朝實內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內朝卽治朝鄭注秋官朝士云外

朝一內朝二是也治朝在應門內鄭注文王卷子云在
路寢門之外庭是也其在庫門外曰外朝庫門者大門
也燕朝治朝在大門內故備內朝外朝在大門外故備
外朝也鄭注秋官小司寇云外朝在雉門之外注朝士
則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自歧其說不足信矣
說者謂外朝在大門內或又謂古無三朝外朝卽治朝
在應門內徵之於經甚爲刺謬惠氏半農戴氏東原林
碩甫又謂外朝在雉門內陳氏
在應門內聘禮云賓皮弁聘至於朝朝謂外朝也又云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門內庫門內也又云大夫納
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賓自外朝入庫門始與公會

公拜其辱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則賓皮弁至
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而公
乃拜之乎或謂大門卽中門與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

內司儀出及中門外尤不可通參見禮故

且外朝聞有象魏所以讀灤也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
民達窮民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是民眾可以
蹂躪其門乎秋官朝士云凡肆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
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車蕩木棟而
過於朝惟外朝在大門外故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車
藩木棟富商可以過也檀弓篇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奔器篇哭辟市朝三市外朝在大門外故復鬪者關

哭器者辟不然兵器非入公門之物鳥乎鬪奔器無入
公門之理何待言辟也若夫三朝之位在門庭而不屋
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夏官司士
有路門左路門右之位聘禮使者夕幣於朝晉人布幕
於寢門外近儒引此以徵治朝無堂可謂信而有徵詳說
於萬氏充宗江氏慎修以是推之燕朝外朝亦當在門外而無堂
秋官朝士云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在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在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
公在焉州長眾庶在其後是外朝以三槐九棘標其位
可以徵無堂之說矣葬禮云公升卽位於席鹵鄉公降

大於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與通卽函面北上爾大夫大

通與

爾與

大夫

皆少進此公進賓之禮

或若此與爾雅兩階

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漢朝言下云門屏之

謂之白指治朝言凡曰庭皆廟寢堂下治朝外朝皆

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庭與廷析言有別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金誠齋郝蘭臯杜謂漢朝之位是已竊謂

兩階謂之鄉亦漢朝人君南鄉之位若治朝君大於

白也則漢朝亦不枉路寢堂矣或據地官彙人注云今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是外朝之存者遂謂外朝

有堂殿誤矣

狄氏惺坦據彙人注謂

鄭謂漢司徒府中

三朝皆有堂階難信

朝會之設合古外朝九室之制九室爲俟朝者燕息處
非朝位也

朝位異同

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賢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齒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
左南面南上此天子治朝之位也與射人所掌射位同
諸侯之射位見禮經朝位無明文賈公彥孔穎達二疏
以爲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
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

天子燕朝亦與射朝同天子射朝與正朝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案禮經朝禮已込記中初不詳其異同鄭君三禮注亦無諸侯朝射同燕射之文其注射人職云燕禮公升卽射於席鹵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左于鹵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玩鄭之意射人但記射射不及未就射射見司士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指之乃就射此以天子射射與朝射同射時未就射射公卿

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喪大射禮文以補之是則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喪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坐之侯國無三公有孤卿孤卿之位當如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南面其士東面自天子至五等侯固未有變更也其與射位或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尊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喪也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

此則下爲卿佐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佐以中廷北面爲尊其廷之左右以下定其佐初不以東鹵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江氏慎修沿賈孔之誤而謂諸侯之朝以鹵面爲尊固爲未審金氏檠齋反其說謂東面尊鹵面卑亦難信也司士云士旁三指鄭注又云羣士佐東面王鹵南鄉指之三指者士有上中下士有三等王三指之是亦以其等旅指也故禮器云士旅之謂之旁者公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王以南鄉正指之士登在其鹵方佐與王不正對故旁指之於士曰旁正見公孤卿大夫皆北面也

金氏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於孤卿大夫之下不與大夫別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旁三指謂兩旁也若左右不稱且偏在一方位以謂之士旁三指如金氏說則大夫之位亦必分左右乃稱且左氏傳三指在下謂孤卿大夫士之指先鄭注甚明非專謂士金氏以東面爲尊似士又尊於大夫故云遠處其下引左氏傳以彌縫其失此所謂遁辭也內朝行葬禮故謂之葬朝葬朝本不專爲公族嘉事而設鄭注太僕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葬朝此舉一隅言之耳其注

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爲
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
朝燕亦不止宗人也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也爾雅釋
宮曰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氏云此文
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
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
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
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金氏此
說是也凡有堂而後有階有堂而後有庭治朝無堂自
無階庭釋宮所言明屬內朝自舊說庭廷不分中庭左

右之位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位
何專偏指左右爲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明內朝之
位分列東廡無中庭北面位也喪禮卿大夫皆入門右
北面東上士大於廡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
右公旣指後卿廡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
中庭之東無中庭北面位者爲其中庭也喪禮卿大夫
之位本與此同而公大兩階廟之鄉不在阼階東南是
其與喪禮異者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
北上孔疏循文爲辭不能詳明其義金氏謂朝位必左
右故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序昭穆

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齒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齒面北上省文便讀百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金氏此說非也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齒面或北面其同姓則在齒方東面北上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卽大朝觀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齒面北上不專東面觀禮所謂同姓齒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專東面者爲漢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是以公族有如此位故曰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

則如此也朝大夫邦國之大典古今之大禮而疏家昧昧增襍不清今據鄭注以爲之說待後之知禮者定之公朝私朝先後

古者君臣日視朝而卿士之朝君與朝私臣之先後禮家春秋家之言各異據禮家之言揖私朝輝如登車有光則私朝早於公朝故揖其臣乃行據春秋家言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廉子在其朝則私朝遲於公朝故文伯之母專至主禮家言者以魯語所言廉子事爲末失主春秋家言者以爲昧爽私朝質明登車與辨色始入之文自相違戾卽解輝如爲夜向晨庭燎有輝之輝而

私邑遠者或數十百里恐向晨私朝亦不逮辨色入公也究其兩家詰難之故一由於私朝之地不明一由於視私朝與聽私政一事不分一由於特朝與日朝二禮莫別玉藻言辨色始入爲卿士日朝之禮此節首特箸將適公所宿齊戒冗外寢沐浴明爲邊邑大夫特朝太文其入公朝初不限以辨色卽據管輅之言朝旦爲暉日中爲光以解此文亦無不可宣二季傳晉靈公使鉏麑賊宣子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殷往猶曰尚早則私朝暉如朝在朝旦明矣亦何容訓暉爲庭燎以遷就其說然邊邑大夫特朝尚先私朝而在

國卿士之日朝先私後公亦卽此可見襄十三季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皆布路而罷旣而朝其君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先私朝後公朝也自特朝與日朝之禮莫別而禮春秋兩家之言遂格不相入矣至卿士之聽私政自在公朝退後周襄王出冗於鄭鄭伯率其臣省視官具於冗而後聽其私政君子以爲禮則卿士之聽私政其必後於人君可知也魯語所記文伯母如季氏廉子在其朝謂值其聽私政時百故敬姜以外朝業君之官職內朝庄季氏之政爲言其時幾及日中非朝朝也凡人君視朝之後又適路寢聽政大夫於是時又有

九室之朝以詢謀猷坊記引君陳之言曰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君於內告於此時也

舊說文以此爲康王語非

諸大夫無

謀猷之告卽退玉藻記退朝之禮曰使人視大夫大夫

退然後適小寢繹服視於此地也

舊說視大夫在治朝亦非朝退而在

歸幾及日中而食故詩美大夫之德曰委蛇委蛇退會
自公此常禮也

戰國策言令尹子文繕帛之衣

昭二十一

八季傳閭沒女寬諫女樂之賄魏子退朝待於庭饋入

召之退朝饋入亦卽退會自公之義時有聽政之舉而

惟閭沒女寬待於庭者私臣於朝朝後無所陳說各退

而治事二臣將諫故久俟於庭以待聽政魯語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考職謂朝九室之朝講政謂晝

聽政於私朝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之聽私政在退朝

之後也自私朝與聽政之事不分卽春秋一家之言亦

格不相入矣若夫卿士之與知國政者必就宅於國中

載師謂之國宅鄭注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其私朝在國宅不枉采邑鄭注書實於四門據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以爲私朝在國門蓋亦謂其宅在國門爾宋子庭以爲定制皆然過拘

泥私朝卽在國門昧爽朝其私臣一揖而入謂之辨色

而入初無不逮時之憂若其遠邑大夫日朝私臣不日

朝君有政特朝自如玉藻文也自私朝之地不明而禮

家春秋家之言無一處可通矣

田制異同

昔者夏王平洪水於溝洫盡力爲之非一手一足之功
殷周亦當亟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而孟子言授田有
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之異者異在步尺非在井疆也
蔡氏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
爲尺夫殷周之尺皆以十寸而云九寸八寸者謂殷十
寸當夏之九寸周十寸當夏之八寸也釋注疏之疑此三代
異尺之徵也周以六尺爲步見司馬法而王制曰古者
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舉周以別

古今則古者謂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

鄭注今指周末是也或以漢官

此三代異步之徵也周一夫之田闢方畝六百尺以六尺爲步步百畝爲畝除之縱橫各百步畝十畝者十而田首有遂徑在其內禹般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以殷尺除之橫又尺四寸縱七尺二寸也一夫之田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畝爲畝除之畝橫十畝縱七畝有又步而又步當田首之遂徑也畝之步不可攷依殷周之法推之周百畝般七十畝其橫皆百步畝又十畝橫亦當百步也周百畝縱百步般七十畝縱七十步畝又十畝縱亦當五十步也一夫之田以

夏尺度之橫百步每步尋四尺八寸猶又十步每步是

九尺夏亦以步百爲畝闊方縱四百五十尺某積五千

步尋又十畝又三十尺以當田首遂徑之數也

田首有徑周屬

百畝之正數般夏在七十五十是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外者尺步有零正之異也

畝三代所同也

夏步橫四尺八寸般步橫五尺四寸在周尺六尺

而禮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者以縱數言也步之橫在周尺六尺

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步之縱異而橫不異

也人伸兩手則八尺謂之仞展兩足則六尺謂之步此

定名也井分九區以授九夫亦三代所同也而孟子言

一井有五十七十百畝之異者以縱數言也田之橫十

畝歷昔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田之橫不異而縱
異也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畝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
殷之尺大於周故步長步長而畝少周之尺小於夏殷
故步短步短而畝多此定數也然則周初以六尺爲步
而王制言今以六尺四寸爲步何也曰六尺四寸當作
六尺六寸攷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篆文
𠂔𠂔字相近易致誤攷工記與王制孔疏謂同作於周
末秦初之際時井田旣墮經界不正民闊多廢溝洫爲
畎畝其田較周步爲大而觀殷步猶小故舉殷法以爲
例古者謂殷今卽周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

對秦鹵墾之田爲言也秦自商鞅開阡陌大其畝二百四十步而東方之田猶有井田遺意故記者取以爲法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又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殷步之橫爲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殷田一區七十畝畝區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每步約畧殷步之八實爲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畧兩田首其八百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

步之區邊相當以橫六尺步除之自尋

今王制三十步之文三當

化六以下畫誤連而字誤此文本爲下計里大丈故其言當今之數止以兩法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也而積實自可由此推矣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二十五家爲里者有云十伍爲里十軌爲里者有云七十五家爲里者有云一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爲里者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與孟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爲一里也般以八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百里尋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步除之尋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則古者

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今王制文
六十下脫三字下衍二字此明畝用六尺六寸之步
既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鄭君未知八尺爲般步之
縱添反致疑周以十寸爲尺且云以此計之古者百畝
當今百又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其數大與經悖自後添既未尋字又滋譌幸其較較
大數尙未有誤令後人有可攷也孔疏不能校正譌文
而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一又畝七十一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亦未爲合依注增經
文之數依疏減經文之數俱未當也或者不尋其解輒

云王制漢博士佗未諳算滌漢博士果憤憤如是何以爲博士而況王制周書荀子引之初非漢博士佗

職賦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佗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又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賄民無常職轉移軑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職者

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九賦者
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鄭注
云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攷漢之算錢
爲古計夫任力之賦非田賦也先鄭約載師文以解九
賦云二十稅一各有差尚爲近之大府職曰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
稼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器紀幣
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職所謂以
九賦之額令田野之財用是也田地之租其所入者多

故其待用者廣也大府職又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注云此九職之財

力役之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大用無是理也田野之稅有貢助徹之法三代之所異而稅皆什一三代之所同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圓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又此言任地稅圓廩之法亦在九賦

中故先鄭據此以釋九職是也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義古者任田任地之法各不同也鄉大夫閭師兩職言力役之征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其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職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據國語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正謂此也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據司會職曰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

衛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彼此違異
胥失之矣若夫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耆出里布屋粟
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惰
民一以懲閒民皆示罰也非若九職九賦之爲正稅也
至孟子言廩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
惰民閒民之征爲經常之賦是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
夫家布縷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蓋昉於此乃周末造
之法非周初之法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
二灋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
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

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
給也

鄭注以此其吉凶二服及器器馬氏通攷已駁之

周公之制本如此後冉

國用日臻九賦不足則給於九職而民有餓餒者矣并

九職而不足且仰給於夫里之賦無論有職事無職事

而一征之民其有不離散者乎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

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湊痛戰國之弊政未合周官用

一之制也漢高帝興盡革戰國墨秦之橫征輕田租十

又而稅一文帝時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季又除民之

田租景帝時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仿周之九

賦也漢高帝四季初爲算錢文帝時丁男三季而一事

民賦四十景帝時二十始傅

傅與賦通

元帝時貢禹請民季

二十乃算此仿周之九職也

此卽鄭注所謂口率出泉

馬氏通攷遂以為

之算錢賈疏誤以為口錢

丁口錢辨詳禮故貢禹以為古民込賦算口錢起武帝

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

於生子輒殺爰令兒七歲太齒乃出口錢至二十乃算

算謂力役謂之賦此漢武帝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口錢之浹

丁口

乃益沿職國夫家布之橫征也古者田地不鬻皆君之

所給故至秋而斂其賦率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皆君之

所養故至壯而任其力其稅之也有名其取之也有制

故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民各安焉後世之

君不給民田俾老幼失所者則令之任役納賦已失三代征民之意而況既賦之既役之且令出口錢乎自漢武帝後遂視口錢爲經常之征矣至唐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納粟調輸布庸役力後之論治者咸以此爲良法攷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則不出布帛犧貢布帛則不出九穀非一人茲征之也唐之租外有調則茲征之矣是非沿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弊政乎自後或併庸調於田租又於田租外增庸調征求愈重太古愈遠古聖王之征諸民者以九職任民夫之力九賦斂田地之稅而

已矣此外無詩來也

受業丁蓬山
子家舊全校

禮說三

定海黃以周

稿著之一

軍賦

司馬遷言出軍之制有二灤一曰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禮家言乘灤悉宗其說而成出一乘甸出一乘之異鄭康成以治溝洫不出賦通之近儒無異說一乘三十人一乘十七五人之異賈疏以畿內畿外通之後儒多不以爲然戴東原苦其灤之難通其友金輔之爲之釋而金氏之

言終不可依據

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役非軍制金氏奉以為說誤一成百井九百

十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益一二而當一兩役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此兩役通率今止用二而當一之役與成三百家異術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

爲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爲羨卒止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更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

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誤四以周以為賦與

軍異軍之枉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此言貢賦之法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記

貢賦實數大雅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以为乘

法周書武順解曰又仅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尻壽曰開

一卒尻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術曰伯三伯一

長曰僚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元卒卽詩元戎又仪曰元卒爲車一乘
古者謂車爲兩周禮五人爲伍又伍爲兩故車以二十
又人爲一乘一卒尻圉曰開開猶啟卽詩所謂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是也敦讀敦且之敦謂軍後重車四卒成
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
卿三百二十四卒爲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
三卿三軍也爲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
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此武王圖制于乘之法也其調
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

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爲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偽泰誓傳六
師不足據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虎賁卽士士三千人其徒蓋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又言庸蜀羌髦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

司馬懿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與於武王舊制其言曰大寿驅駁乘車大晨侔車屬焉戚卽尻壽一卒之開晨卽尻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音相近軍有次舍用壽開後敦左右閭之法出戰用輕車後敦畱在軍後止用壽開左右閭三卒司馬懿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卽仿此尙左右殿閭之卒也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尙據一隊左右角二隊其七十五人是用其開閭三單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廄箸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書同是用其成衛四卒以太營此法本爲境內禦戎而設故名其乘曰長轂甲士少步卒多司馬法又云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仿武王征商之制其法本爲遠征異國而設故名其乘曰革車甲士多步卒少天子地方一畿有賦萬乘國大六軍用正卒七萬五千人爲車千乘其出討不靖不盡起軍之正卒不

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言天子之軍也言六師不言六軍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則車又百乘春秋時王出征用六軍非古也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於國用十之一出征於外用二十之一先王之用民力可謂舒矣

注疏所引

司馬法與今所行穰苴兵法不同其所言乘制悉本周初舊法合下偏兩卒伍參專篇觀之自知而先儒也無一人窺及

偏兩卒伍專參

司馬法記出乘之人數禮家宗之其言乘之名目春秋家據以為說杜預注引司馬法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服虔注引司馬法云又十乘爲兩百二十乘

爲匱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據
兩注所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又乘之異而匱爲百
二十乘又與司右賈疏所引不同賈疏曰司馬灤二十
又乘爲偏百二十乘爲匱注云匱重故百二十五乘匱
重二字是司馬灤原注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
是唐初之本已有誤矣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
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
以二十又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又其偏謂之匱兩又
十乘匱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尋名然兩其
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

兩偏之兩非正兩也亦以兩之臣名自以五十乘爲正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尋名服注引司馬遷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周書武順解曰文仅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司馬遷用其成衛之卒以爲一乘以此推之正二千七百人爲二十七乘司馬遷謂之參亦以正長三右也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爲八十乘司馬遷謂之專亦以卿主一軍也步卒無專參之名所謂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五十人爲偏與車乘

之數迥異則車乘之卒亦斷非百人之名可知也自杜
服注左傳誤以步卒之名注車乘其說往往齟齬不能
通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此記車乘之灋非言步卒也卒者偏之兩也偏者杜注
所謂十五乘爲大偏是也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
子分之以爲左右廣爲左右之總名廣三十乘分爲左
右以成兩偏是左右各一偏十五乘也故以其廣言之
曰有一卒以其分爲左右言之曰卒偏之兩凡曰卒者
兩偏之名而偏有二十五乘又有十乘十五乘大小偏
之別故卒亦因之無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而曰兩之

一卒者明其適吳之卒爲正兩之一卒非大小偏之兩
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乃正兩之一
偏非大小偏之偏也兩又十乘舍於吳者二十又乘傳
曰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曰舍偏兩之一
者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有十乘十又乘二十
又乘之別兩偏之卒亦有二十乘三十乘又十乘之異
故左氏記其事特詳之服注卒偏之兩專據步卒之名
釋之於本文旣難通杜注以偏爲車乘之名卒兩爲步
卒之名彼此牽說義尤厖濶惟晉魏舒毀車崇卒其所
設又陳當以車乘之人數編爲步卒古者一乘車士三

人徒卒七十二人轔車二十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
車必克謂留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人爲步卒也云
毀車以爲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爲步陳其步卒如舊不
改也云又乘爲三伍者毀車爲卒其法合又乘之車士
十五人爲三伍也云兩於步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
士爲三十伍分其輜重爲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
步軍合步卒爲九百伍也云伍於後者以百二十伍乘
之伍合其車士爲七十又伍分其輜重爲三百七十五
伍是以四百五十伍增後軍合步卒爲二千一百七十
八伍也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步拒悉以此法毀之

專有千四百又十八区參有四百八十六区偏有又百
十区尙兩後区陳之正也故曰於左右角參專尙拒偏
陳之變也故曰爲左右角尙拒皆別陳尙而左角尙拒
二陳尙又之二右角一陳尙又之三疏密不匀此誘盜
也故曰翟人笑之杜注甚謬服注引司馬遷釋傳於義
爲通憎其語焉不詳未能推闡事實孔疏從而非之反
謂此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如同夢囉有駭人聞近
若江慎修沈冠雲諸儒亦多牽弱武斷而未會其通古
義之湮羈人矣

侯鵠正質

周官司裘王其虎侯熊侯豹侯設某鵠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其侯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為鵠是謂皮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杜不言正者大射之侯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又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軒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其侯亦用虎熊豹麋軒之皮而中畫又采以為正是謂采侯梓人所謂張又采之張則遠國屬是也射人曰又正梓人曰又采杜不言鵠者賓射之侯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

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與正鵠異名同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燕射有質鵠尻侯三分之一梓人所謂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尻一焉是也正與質之制無明文蓋亦同參攷鄭注孔賈二疏斷以己見不敢妄爲異同要惟審求厥是而已若先鄭說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正質同在一侯也

詩賈筵正義引馬融禮注及王肅引小爾雅與先鄭同此竝意度言之無明文可據後鄭不從其說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引鄉射記弓二寸以為侯中及桿人參分其廣而鵠尻一之文以明大侯之道九十弓其侯身丈八尺鵠方六尺繆侯之道七十弓其侯身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軒侯之道五十弓其侯身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之說可以知其非矣賈景伯注周禮則云四尺曰正正又重鵠尻其內而方二寸據此則正大於鵠又異先鄭鵠大於正之說後鄭於射人注已破之矣後鄭據司裘言鵠射

人言正而謂大射有錫無正賓射有正無錫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之確不可易者也近儒往往援賈馬先鄭謬說爲後鄭所不取者反珍寶之是好獵異非末是矣或曰子之說堅守後鄭而於射人三侯二侯一侯謂用虎熊豹麋之皮侯鄉射記熊侯鹿侯謂亦用皮侯白質赤質丹質謂與正鵠同類又異後鄭說何也曰射人以射恣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又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據後鄭說以六耦射三侯謂又正三正二正之侯以狸步張三侯則爲虎熊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王三

侯又正謂虎熊豹之侯皆又采自經云王又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未免舛錯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爲皮也可知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其制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據後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丹質語相觸礙而因以凡畫丹質爲畫賓射喪射之侯畫熊白質畫麋赤

質爲畫正亦失經意記又曰禮射不主皮後鄭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記言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後鄭謂賓射燕射用畫侯不用皮是未審也若必堅守後鄭說而一從之亦非柰是矣或曰陳氏詩疏謂毛傳二尺曰正與先鄭合然則毛傳亦不足信與金氏禮箋又謂大射鵠外曰正鄉射同燕射鵠外曰質賓射同語亦直截不可偏一說與曰毛傳於正鵠之用不詳惟齊風不失正兮傳曰二尺曰正此就丘正內之朱色言之爾後鄭梓人注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與

此相同而賈注鵠方二尺先鄭二尺曰正實因誤讀毛傳轉滋謬說陳氏疏毛義引後鄭梓人注足矣而反用先鄭說以申之非也金氏謂鵠外曰質茲無明文鵠外曰正於經亦無徵惟賈注正又重鵠尻其內僅與之合百梓人張皮侯張又采之侯張獸侯三制迥別而金氏謂皮侯卽又采之侯其別言之者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不知又采之侯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侯而析言則別記文張皮侯之後又云張又采之侯析言之也張皮侯之下又云棲鵠恐其與采侯混又別言之也又采

卽又正既云張又采之矣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接鵠也皮矣采矣對文迥別金氏乃欲混言之亦非也其解射人職文亦不可信朝儀之佐司士正之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佐及諸侯在朝北面之佐是射佐鄭注本確陳氏書意在疏毛而好黜鄭金氏書意在箋鄭而又多違鄭夫鄭說何必不異也於其不可異者而必異之異而失是不如從鄭

五
兵

又兵之名諸書紛紜總覈其說之變更亦自有故不溯其源無以定後說之非也不別其流無以知古說之是也攷又兵與又刑同起於蚩尤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

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戈兵
戈殳戟箙矛夷矛呂氏春秋文同攷工記廬人云戈柶
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箙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與蚩尤戈兵之名合先鄭注周官亦據此以解
司兵之戈兵則戈兵爲戈殳戟矛夷矛自上古至周
初無異名也第蚩尤之殳爲短刃而周初之殳爲長木
此固有其異者何以言之殳字从又从凡凡者短羽鳥
則殳爲短兵可知蚩尤作戈兵皆以金則殳爲兵之有
刃可知殳者殊也古人以斬首爲殊死謂以殳殺之也
殺字从殳義亦取此斬首之兵家用短刃以字徵物殳

爲有刃短兵其義古矣至周以戈兵建於車車兵利用
長而殳獨短乃以積竹爲之而太子其金而戈兵之名仍
襲蚩尤之舊故經傳相承猶以殳字爲之或亦作祋从
木从殳會意木以名其器殳以明所代也詩伯也執殳
爲王旣驅殳卽祋之僭彼侯人兮何戈與祋祋卽祋之
謠說文以軍中士所持短兵爲祋以車中士所持長木
爲殳其誤本於揚雄方言蓋泥於廬人之殳無刃而不
知廬人之殳實祋之僭非本義也自殳祋二字混用而
祋之本義轉爲殳字所奪於是殳之本義亦失而戈兵
遂益爲長兵而無短兵或者疑之以爲兵宜長短相濟

由是紛紛以戈以劍以鎗易其殳矣俗儒不察遂謂殳爲木杖無刃不足當戈兵之一矣又攷御覽引宋衷世本注云蚩尤神農臣戈兵之化在黃帝之毒易繫辭傳言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起於黃帝堯舜之世剡木加金尤在其後此弓矢所以不與戈兵之數也司兵云軍事建車之戈兵義不尊兼弓矢若兼弓矢言之則謂之六建廬人上記戈殳戟箙矛夷矛之戈兵下云六建旣備卽合弓矢爲文非言人也鄭注六備五兵與人未是其步卒不用夷矛於戈兵用其四合弓矢言於六建用其戈司馬法因之遂以弓矢殳矛戈戟爲戈兵此乃名之後起者後人

習聞其說反疑廬人所記非正兵以先鄭注爲失察是
又以後起之名紊其古初之實也若夫大器之正兵備
物而不可用與琴瑟竽笙同殺日之正兵曾子問云各
設其方色與其兵穀梁傳云天子殺日陳正兵亦倫物
而不以用者鄭注曾子問云兵未嘗不以軍中之正兵
釋之明其有異也軍中之正兵取其適於用無取於方
色而後人每據方色之正兵以釋軍器將明器之正兵
亦可以當軍器乎且以五兵配方色說亦人人殊卽以
同者論一矛也淮南子大元列於春夏書列於季夏徐
邈麋信匡謬正俗列於東際義又列於南方一弓也周

書別於春太元徐邈麋信別於中央隱義又以弩屬齒
方匡謬正俗又以弩屬南方一戈也淮南子屬秋太元
屬夏匡謬正俗屬之齒方一劍也周書屬秋淮南子屬
季夏匡謬正俗屬中央各以意配本無定說而或以戈
盾又鼓混入戈兵其謬要不待辨然則戈兵之不明一
由於殳殳之不分而其物斯混一由於弓矢之誤合而
其名斯歧一由於方色之各以形配而名物因之更淆
溯其源別其流而古制乃明是枉實事求是者

矟

春秋傳矟動而鼓賈逵說矟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

法云飛石重二十斤

本作十
二斤

爲機發行三百步

三本
作二

杜

預云旛旂也通旂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陸德明云旛古外反又古滔反本亦作檜

葉鈔本釋文以說文校之
旛檜字互易本亦二字作

說文誤也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礎敵孔穎達云旛之爲

旛文無所出旛字从旂旂旗之類故知旛之爲旂也案

釋文古外反從杜讀也又古滔反本亦作檜從賈讀也

鄭司農注弁師諭又采以旛字罕見引士器禮檜用組

以爲讀同書之異賈注左傳亦以旛字罕見以爲檜之

異文其義同機梧之梧故讀古滔反而訓爲以機發石

凡古字从會旂者同意書之梧柏字經傳作檜士器禮之檜組字古文作梧醫笄字古文作括皆其證許

氏說文以檜爲楨柏字而旛從其師賈說云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礎敵从臥會聲下引春秋傳及詩文以證而其字次旛之後在旛之旁旛爲旗而旛爲旗之曲柄所以旛段云當爲旂旂展雙聲表士眾旛廁其閒以旛爲旗之大木所以楨發礎石者也旛建大木連篆讀之其義自明說文多此例其引春秋傳者存師說也并引三家詩其旛如林者明師說之所自也蓋三家詩必有說所建發石之木其多如林者矣後之治說文者祇知从臥字之爲旗不知旛之名取曲柄之可展示旛之名取大木之可發機遂紛紛疑說文改說文皆不足據孔疏云說文

旛載於部而以發石解之不類繫傳云臣鑄按諸書旛
旌旗也唯許慎不言是始疑許氏者也韻會引說文遂
據小徐之說補旌旗也三字段氏據之以改說文非矣
如許書果有此三字孔疏既引說文其申杜注正可引
用旛旗之語何謂文無所出而徒以旛字从旛引申之
乎如段氏本恐賈意失許意亦失矣且依賈注旛檜爲
書之異而許書發石之字固旣旛不旣檜也大唐類要
武部載魏武帝令引春秋傳旛動而鼓說文曰旛發
石車也此卽釋文所謂旣旛之本也太平御覽兵部
亦引此令旛字作旛而注曰一云从木會聲今本木誤次此

卽據類要文以校之也嚴氏王氏又據此以為說文篆下有發石車也四字殊不知魏武令之作檜從賈讀也其所引說卽賈說也說文作檜不作檜其引說文曰檜

文字衍也

古人引注語多云說曰

魏志太祖乃爲發石車表注引

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檜動而鼓說曰發石也於是爲發石車說下無文字發石下無車字此可訂類要御覽之謬并可決嚴王說之非矣然則詩春秋傳之解當何從乎曰毛詩作會其義自正三家詩說別備一解可也春秋傳之旛杜注訓旛本屬旛旛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且廢之馬融頌旛旛摻其如林

本屬孤證且玩頌意亦謂曲柄之旆大木之旛森列勇
百曲柄之旆可展大木之旛其可麾乎此杜注之蔽也
凡軍行先旗鼓常恣也鄭莊爲魚麗陳先偏後伍以奇
制勝旛動而鼓者先以飛石遠礮敵人於三百步之外
以驚懼之而後鼓噪以進敵自潰散矣至石礮槍雷之
法自古已有近人攷其制者甚眾不贅

執牛耳

古會盟禮有執牛耳之恣杜氏釋例以爲殺牲載書大
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哀十季蒙之役注又以爲據時
執者無常無常之說劉光伯規之眾皆知其非小國尸

盟執牛百眾皆宗社注無異言以周攷之周官經及春秋傳而知其說有不盡然者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舊玉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鄭注云古合諸侯必割牛百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百尸盟者執之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百鄭注司農云贊牛百春秋傳所謂執牛百者元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讀辟爲開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尸盟者割牛百取血句助爲之百者盛以珠盤此天子會盟諸侯之禮也先鄭引左氏傳

以爲證者明春秋時所謂執牛耳者卽此戎右之贊牛
耳後鄭以贊與執自兩義故又分別言之云尸盟者執
之以明戎右之贊爲助王職內諸贊字皆贊王其不斥言王而云

尸盟者用左傳文意欲通乎方伯之尸盟且以見天子
盟諸侯贊王執牛耳者爲戎右戎右者王朝之中大夫
則方伯盟諸侯亦必方伯之大臣贊方伯執之也方伯
者春秋時謂之盟主贊盟主者春秋時謂之尸盟尸主
也因以贊牛耳謂之執牛耳此當時稱謂之變於古者
然尸盟執牛耳爲盟主之事無與小國玉府疏云若諸
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此說是也襄廿七傳會

於宋晉楚爭先

杜注爭先歛是

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且諸侯盟小國

句

固必有尸盟者

杜注小國屬主葬

具非兩尸盟一意時楚人爭先歛不爭贊牛百

叔向以

爲諸侯歸晉在德不在尸盟況今盟小國而牛百固晉

大夫尸之是主盟者晉而楚爲小國矣故又曰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春秋書盟先晉後楚亦職是故此盟主尸

盟之義證也定八季衛人請執牛百請尸盟也尸盟者

必大國與大夫盟小國之君尋尸盟故使人以執牛百

請於晉非謂請晉人執牛百也哀十七季傳公會齊侯

盟於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百季羔曰鄫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武伯以尸盟執牛百者爲諸侯事季羔荅以鄖衍發陽二役明其時執牛百者皆其臣爲之故武伯曰然則彘也上言諸侯下言彘語意相貫杜注不體傳文遂謂時執者無常非季羔慮後人規杜申杜紛紛聚訟亦非左氏意然則發陽之役吳爲大何以衛石魋執蒙之役齊爲大何以魯孟懿執曰發陽之役以吳宋二國爲大傳云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是則發陽之盟不及吳宋雖大與盟者又其臣而魯與衛無分大小故衛辱尸盟而石魋執若魯爲齊小久

矣蒙之役當亦齊之臣執牛百傳敍武伯言極狀其自
大之昧禮然則彘也亦妄想之辭百豈事實哉知此意
以讀傳傳之文趣橫溢楮外矣泥著句下意味索然豈
直有違於典範

疏家謂尊者涖牛百卑者報牛百此蓋春秋家賈服
之舊說以解盟蒙之傳者也但尊卑以君臣言疏家
援其說以申杜遂謂大國涖之小國執之斯大謬矣
封建法

馬賛與文獻通考論古者封建有公天下之心上下均
一小大相維其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忌疏畏

逼相猜之形不可以一朝瓦其論暢矣然天下之形勢
以及先王制度之精密馬氏猶未及詳審也管子曰齊
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女十里呂氏春秋曰王
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呂氏之言證管子
之文齊之爲言中也中諸侯之國大負海之國小古制
章章可攷矣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而中國九州實近
小而遠大初不如管呂之說古者畫天下爲九州謂之
中夏九州之外爲四海謂之蠻夷爾雅釋地分別言之
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又長亦別四海於
十二州則州海之有分自古爲昭矣夏書曰又百里侯

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又著內小而外大則內外之攸分亦自古爲昭矣春秋時冀兗青徐諸州小國各數十而齊魯大國獨濱海隅斯豈武王成王有疏遠意哉蓋封之近畿小其國不足以酬勦大其國又嫌於違制惟過墾之地爲中外之衝安擴其疆宇而內以綏中夏外以控羣夷亦非太公周公不足以當此斯武王成王之所以爲長治久安計者至漢且遠也夫近畿之國小而亂賊不敢犯遠畿之國大而戎狄不敢逞夏又服要荒爲蠻夷地而侯服三百里綏服又百里皆蠻爲侯周九服要以外爲蠻夷地而列於采衛閒者亦宋衛諸

大國雖封域之數代有不同而防禦夷之滑夏必遠封
大國以爲屏蔽此百王所同也在管封國之大小或主
周官或主孟子兩家聚訟歷今數千季迄無定說善通
其義者莫如鄭注周公斥大之言最爲近正然周公亦
非概天下斥大之也九州之內近王畿者皆小國畿見
經傳其在九州之外雖大曰子見諸禮記此皆未嘗加
封者也則周公之所斥大者亦惟要服內諸侯而已矣
商周之際四夷寢強載在史冊周公於夏夷之界增犬
侯封以爲中外之扼亦其勢有不能不然非漫爲變制
也其在東夷北狄南戎南蠻一如舊封故管子有負海

國小之說其在九州之內服近王畿者亦一如舊封故孟子有侯方百里之言而近要服諸國之封域有所增益自宜據周官之文爲定大凡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爰化是論以補馬氏通考之未備

選舉法

古之學問政治亦多術矣一言以蔽之曰德行道藝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鄉大夫之攷察學士以此爲進退天子之攷察官吏亦以此爲殿最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其斯而已矣秦氏化又禮通攷以爲古之取

士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而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季大比興其賢能直達於王不復令人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秦氏此說本諸孔疏而實無合於古制如其所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入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學大樂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尋祿一易如彼一難如此其勢不驅學中之士而盡爲鄉人不止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士所授者爲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爲士大夫然其職曰登諸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人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

且鄉大夫所攷德行道藝卽司徒所教之鄉三物其職
曰受敎法於司徒則所論秀士必名升於司徒可知也
又曰退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者州長黨正之屬也州
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
三季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於
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
鄉舉舉於學里選選於學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
無不知學之人漢之選舉不由學郡國所舉孝廉茂才異行甚至不識字之人故左雄有辟舉試文
德行而無學雖足以持己而終無以治人道藝而無學雖足以濟人而先無以治己先王之所以造士而

擇民者不外德行道藝而必書之於學校攷之於學校選之於學校職是故也然其中亦有愛等焉大比之法以德行道道藝分賢能鄭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

九兩之法以德

行道藝分師儒鄭注師有德行儒有六藝

而教學士之官長亦以德

行爲師氏道藝爲保氏師氏教三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

是周

官之選舉崇德行也文王世子篇又以道爲賢崇比德行惟藝爲才獨輕其言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德進以德事舉以行言揚以道此所謂取賢之法也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

與士齒而先王不忍遽棄之亦必皆誓以德事言三者
誓之言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昇進其等以與士齒此
所謂歛才之法也夫才者藝也歛才無他術亦惟歛之
於德行與道而已矣周官之敎六藝必曰養之以道此
歛才之說也鄭注文王世子皆失本意說詳學校通故若夫旣誓之後又語
之曰終於德事言三者一無所有斯亦域於曲藝而已
矣何足爲才此又才與曲藝之別也如目曲藝爲才且
以爲通時務有實用直欲駕諸學士之上吾恐其德行
道之日微也德行道旣微雖其藝極天人之巧而世風
不可問矣

市法

許行言市賈不二國中無偽本周禮也孟子闡之闡其欲一賈而不能辨物辨物之義與杜耕悖哉其說大窮若能校錄所成以定其賈則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通亦何至相率而爲偽讀周官司市文自知之司市云市之羣吏平肆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展成奠賈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價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是也展如展幣之展謂校錄之見聘禮注貞定本注上旌於恩次旌讀如旌善人之旌謂表其所貞之賈而褐榮司次之上所以防証豫也恩當爲司音近義

通釋名云司恩也毛詩傳云司主也于贊周官注云司者總其領也總主市次者市師故上旌於恩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說文云介畫也从人从八八之言分分主市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蒞於介次司次謂之次介次亦謂之敍司次介次各有分地所謂以次敍分地而經市是也鄭釋次敍爲肆行列義與陳肆句混當以內率設次置敍之注爲正又云上旌者以爲眾望也見旌則知當市夫市有定所日三市有定候何待見旌而後知其說亦曲也先鄭訓恩爲辭亦以旌爲旗旌其意介次之介對上旌爲文介副也市師所蒞之次用上旌胥

師賈師之次用副旌漢滻市有候樓樓有旗鹵都賦所謂廓開九市通闢於闢旗亭又重俯視百隧是也然候樓旗亭皆屬漢制於古未聞如因令市之文謂旌必是旗周官言令者多矣豈一以旌旗乎哉夫旌之訓表本屬通詁賈之有表亦屬通義顧欲表市賈必先辨物職幣云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職金云辨其物之媸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自古未有不辨其物而可齊賈者故表次先奠賈奠賈先展成既展成矣又奠其賈民乃不偽既奠賈矣又表於次民乃不欺欺偽既祫治乃近古後漢弟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

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尊此意乎雖然物之情偽士人
何知荀子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賈賤君子不如賈人設
規矩陳繩墨便偽用君子不如工人周官以期屬市師
賈師蓋謂非其人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理闕少之馬糴
視乎善御者

練染法

小戴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染故無或墨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母敢詭偽染故者
染之古者也古染法有一染纈再染赬三染纈又入綠
七入繙之絞墨貸者素其染故之絞者也質良者染之

循染故質實而良善者也詭偽者質良之反謂染之起
次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絲帛必先以練
練絲帛之法詳於協氏一曰以欄灰渥之二曰以蜃粉
塗之三曰清其灰擣其粉而以水沃之晝暴諸日夜宿
諸井七日七板而練成練及春月爲之故染人曰凡染
春暴練自練染失於是有秋陽以暴之說秋陽據周正
言謂夏日也夏日練布易白而失其序故月令仲夏之
月有毋暴布之禁曾子曰穠穠平不可尚也已譏其白
以驟成不足貴也非染絲帛之法爾雅有一染再染
三染之文鍾氏有三入又入七入之文然祇詳其名色

之別不著其用物之異染采之法故久失其傳嘗攷之
鄭君禮注論語注及毛傳說文而尋其大略焉凡絲帛
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入爲
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更入之至七入
爲色之大成纈者帛之一染用草與赫之一入同爾雅
曰一染謂之纈毛傳亦曰一入曰赫知其爲一染一入
者以其用茅蒐也紅亦帛之一入者鄭注論語曰紅草
染是一入用草染之證也赫者帛之再染用木毛詩作
窺說文作經云赤色也或从貞作赫或从水作赫經棠
棗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證也纈者帛之三染用石鍾

氏染羽三入曰纁以朱湛丹枕朱石也俗作硃鄭注染人引以證染帛且云纁石染是三入用石染之證也染纁者二入皆用木染纁者三入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染纁者或一入草再入木染纁者或一入草再入木三入石亦不失爲質良鍾氏詳湛朱之滌不云一入再入卽云三入曰纁明纁三入以毒皆用石染也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明纁三入以毒可以草木迭染也若二入皆草染而謂之纁三入皆草木染而謂之纁此所謂物之詭偽者也纁三入爲色之小成由是更入赤汁爲大赤之朱鄭注士冠禮曰

三染謂之纁朱其四入與其名曰朱其染用石可知也
染韋有赤轍朱轍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纁要入
黑汁如毒沴一染亦用草曰紫故鄭注論語曰紫草染
明其爲纁之一入也二染用木曰紺緝并纁計之爲五
入故鍾氏曰五入曰緝紺與緝色相似韋之爲轍弁者
如帛之緝鄭注士冠禮及鍾氏屢言之說文緝化纁云
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紺緝綠色不相遠賈疏段氏誤說文注皆
故鄭注論語曰紺緝木染明其爲纁之再入也三入
用石曰元并纁計之爲六入故鄭注鍾氏曰元在緝繕
之閒其六入者與六入爲色之大成而其染亦用石與

纁同鄭注染人曰元纁石染注論語曰元纁所以爲祭

服等其類也等者齊也見說文染至元纁其草木石諸色

俱齊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元必以纁爲質其數六入

若有越次而入不以纁爲質者此所謂物之詭僞者也

七入曰緇仍用石與染朱同而緇爲北方正色七入朱

爲南方正色獨四入何與曰周人染元以纁爲質并纁

計之爲七入周人染朱以黃爲質并黃計之亦七入也

何以知之緝爲韋之一入而鄭注士冠禮曰緝韎緝鞶

也注玉藻緝鞶曰緝赤黃之閒色緝爲帛之一入而說

文曰緝帛赤黃色緝緝皆一入赤汁而有黃色者其以

黃爲質可知也黃之三入爲纁其色仍赤而微黃與纁
之三入爲元其色仍黑而有赤相等故纁與元相對亦
謂之赤乾鑿度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云芾者天
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卽赤也赤色又兼黃則周人
染朱以黃爲質愈可知也宋元繩宜夏月故染人曰夏
纁元朱亦染夏染人文略百鄭注曰石染當及盛暑熱
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則凡石染者可例諸此矣
秋染夏鄭注以爲染又色春練夏秋染至冬乃獻功古
人之重服色如此鄭注序官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又
注下掌染草曰染草茅蒐蘆葦豕首紫荔之屬說文曰

藍染青草也郭注爾雅曰蕕鼠尾可以染阜蓀虎杖可以染赤茹蘆茅蒐今之稱也可以染絳櫻梟階可以染阜藐茈草可以染紫此草染之說也先鄭注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曰阜物柵梟之屬說文曰柵其實阜梟黃木可染者經棠棗之汁此木染之說也說文曰丹巴越之赤石也鄭注染人以鍾氏朱湛丹秫爲染纁術又曰染元則史傳闕矣攷山海經曰女牀山其陰多涅石郭注曰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集韻曰一名羽澤有青白黃黑絳又種本草同此石染之說也凡物染草最多其色亦最輕染石最少其色亦最珍色之尋青

赤黃白黑之正者皆石染也其閒色以草木染曰綠紅
碧紫駢黃者皆與五行相克者也然鄭注玉藻以緼纁
爲赤黃之閒色則與五行相生者亦閒色矣竊以爲緼
爲草染之一入信閒色也若纁已三入爲色之小成不
專以爲閒色凡禮服衣裳皆用正色玉藻衣正色裳閒
色以燕尻之服言詩刺委上僭夫人失位曰綠衣黃裳
謂黃裳爲衣綠裳爲裳此衣正裳閒之說也鄭注以冕
服之纁裳爲閒色不無少誤若謂閒色於正服無所施
此乃王肅之陋說見論語注藻之以綠黻之以緼經有明文
矣或謂紺緥亦以閒色而不用此又近人之誤說黻弁

之以紺鄭注亦明言之陳恭甫劉楚楨又謂紺綵非閒色是仍囿於閒色不用之見而騁爲之辭也夫閒色之有輕重在於一入再入之分紅爲繫之一入而不能復爲白其色白多而赤少又不能自成其爲赤紫爲纁之一入而不能復爲朱其色赤多而黑少又不能自成其爲黑綠與縕亦然此等閒色止可施諸小物而不可以爲衣故綠用諸藻縕用諸韞紅紫不以爲亵服也若紺綵爲黑汁之再入者雖曰閒色而固自成其色矣凡飾盛於衣曰紅紫不以爲亵服其不以爲飾也可知矣曰不以紺綵飾其可以爲衣也亦可知矣凡冠盛於衣

弁且用綯則衣用紺綯亦未見其不可也知紺綯可爲衣而祭服必以纁元三入之色爲裳衣乃愈見其可貴禹王者受命而興考文章與大權量同嚴易服色與改正朔同重染恣其尚矣哉

羔裘

古大裘以象天純樸無緣其他禮服之裘皆縫絲組爲英飾凡縫之大小有又謂之又絀毛詩羔羊傳已明著之後之解詩者多背毛大訓其申毛者亦多遺戾而失其指以致古人縫裘之制不明於後世古組紃皆以又采絲爲之記襍薄闊爲組圓似繩者爲紃內則疏紃施縫中

釋記

組以維持其所繕者也

千施
箋

大夫英裘當以三采

故鄭羔裘之詩謂之三英今羔裘兼用羊而組以羃絲故序謂之節儉其縫組之法費正直不尚奇衷故鄭羔裘之詩謂之洵直

洵均也
見傳

此序亦曰衽皆節儉正直

德如羔羊謂德如羔裘也釋訓云緘羔裘之縫也羔裘色黑故說文緘字從黑化臧裘黑色而以羃絲飾之其界域明疊故傳曰羃絲以英裘謂之英者明所飾衽裘不衽裏也縫讀如縫齊倍要之縫謂緣飾其邊殺處故傳釋縫曰縫殺縫殺者猶衣之言緣邊也羔裘之縫殺凡五一曰領二曰衽三曰袂四曰齊又曰邊領衽邊之

縫如矩方袂縫如規圓如繩直齊縫如衡平故傳釋繫
絲以英裘曰不失其制何以言之古緣深衣之法曰純
祫緣純邊鄭注云純謂緣之也緣祫謂其口也緣綺也
邊衣裳之側凡衣之用緣者皆在殺處則裘之五緘亦
縫裘之殺處可知也深衣之緣裕廣二寸純祫褐邊皆
廣寸半有二深裘之組用絮絲亦有大小之別故傳於
卒章總釋其義曰縫言縫殺之大小舉其制縫殺之小
者卽所謂紵是也其大者卽所謂總是也凡布八十縷
曰總經注史傳有明文紵之數無可攷王伯申以為又
絲徐樓亭以為四十縷雖皆無實據要之紵爲數之小

總爲數之大可知也毛公於紂總不明言若干縷但曰
數也又於紂數自申其義曰不失其制於總數先明其
義曰畢其制是毛公舉絲縷之數以通數制之數明繫
絲又緘中或施小數紂或施大數總皆不失其制云爾
紂總既有小大之別故各著其數而紂總之數不關又
故竑大又而但言紂數總數此又傳之用字之緻也紂
總之所施傳未明言今以深衣祫廣二寸祫褐邊寸半
例之總其施諸祫衽紂其施諸袂祫褐邊者與然則裘之
長如深衣乎曰不然深衣連衣裳兼裘如繡衣長不及
膝論語曰襍裘長則禮服之襍不長可知也深衣續衽

要縫非袞所有而羔裘如繡衣有帶下尺長當二三尺有
二寸傳以此爲大夫燕冠之服豈謂其袞裘之長者與